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才辯類

**徐竹逸自謂無隱惡** 宜興徐竹逸司李喈，順治戊戌進士，某年喪子，客有議之者曰：「徐君必有隱惡，故罰及其子。」竹逸聞之，曰：「昔仲尼有何隱惡，而伯魚歿乎？」

### 陳散木健辨論

通州陳散木，名世祥，性狷介，不為苟容。素健辨論，客或不合，必與抗爭，不少遷隨，或憾焉。散木聞而言曰：「我之所嫉，怒我固然；即爾見喜，正復何益！」

### 徐敬輿解釋裘盡金敝

仁和徐敬輿，名敬直，嘗與人閒談，誤「金盡裘敝」為「裘盡金敝」，客笑之，徐曰：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，非裘盡乎？何意百鍊剛，化為繞指柔，非金敝乎？」客無以難。

### 不打爾打佛

華亦祥為順治己亥進士第二人，聖眷甚優。康熙初，嘗扈蹕至京外之香山，有某寺僧者，聖祖禮之，如拜佛然，僧箕踞自若也。亦祥含怒未發，頃之，車駕出門，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，謾罵曰：「爾何人，敢受天子拜耶！」僧曰：「不拜我，拜佛也。」華亦曰：「我不打爾，打佛也。」僧乃合掌曰：「阿彌陀佛善知識。」

### 史立庵論孝子節婦廩給

康熙朝，鄞縣史立庵侍郎及超官少宗伯時，同官議裁孝子、節婦廩給，曰：「彼自分內事，何與朝廷！」史曰：「為子不孝，為婦不節，亦何與朝廷，而必以法繩之耶？」議遂寢。

### 沈去矜發辯議

沈去矜弱不勝衣，而骨性剛挺。平時與人語，氣纔屬，及發辯議，則電閃霆激，摧屈一坐。

### 靳文襄論治河

漢軍靳文襄公輔任河事最久，其受人傾軋亦最多。康熙乙丑，上念高郵、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，民田被淹，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。旋召靳及于至京彙議，于力主開濬海口故道，靳仍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。時大學士九卿從靳議，而通政司參議成其範、給事中王又旦、御史錢珏均趨于說，寶應侍讀喬萊亦奏靳議非是，乃命尚書薩穆哈等勘視，奏稱海口不必開。會湯文正公斌以巡撫入為尚書，獨奏下河宜濬。卒以廷臣異議，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，未嘗專從靳策也。丁卯諭，又詢下河田畝可紓水患之策，靳仍主築隄減水之說。時于撫直隸，上以靳疏示詢，于仍言下河宜開，重隄不宜築。詔遣尚書佛倫、侍郎熊一瀾與總督董訥、總漕慕天顏、孫在豐會勘，惟佛倫奏應從靳議，天顏、在豐議均與靳左。戊辰正月，御史郭琇劾靳糜費帑金，攘奪民田，橫取米麥，越境貨賣，科臣劉楷、臺臣陸修祖復交章劾之，天顏、在豐亦疏論靳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。靳自請入覲，上御乾清門，命輔、琇及于各陳所見，卒允九卿議，停築重隄，革靳職。後又命學士凱音布、侍衛馬布、尚書張玉書、圖納等先後往勘，均稱靳治河功。己巳正月，上南巡閱河，靳從行，上親見隄工河道，始褒靳實心任事，勞績昭然，復原品。王申，復任河督。逾年，召見于及原署河督董訥，責其排靳，諭大學士曰：「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靳輔栽柳，及朕南巡，指詢成龍，無辭以對。董訥亦曾言之。彼時九卿皆言靳輔當從重治罪，若即誅輔，則死者可復生乎？」成龍、訥皆叩首。

### 周櫟園上下今古

周櫟園嗜飲好客，客日滿坐，坐必設酒，談諧辯難，上下今古，旁及山川草木、方名小物，娓娓不倦，觴政拇陣，疊出新意，務使客極懼而去。

### 邵稼軒舉手口口字

康熙時有邵稼軒者，強識多聞，性喜談諧。值《康熙字典》初成，讀三月而畢，不遺一字。有難之者，造「手口口」字以請，邵曰：「此字六書所不載，人不能識而我獨能識之。一手提兩口，當為亨【去聲】鼻涕之亨字。」難之者不能辯。

### 王丹麓解口字著人

地師沈六如嘗過王丹麓，語以庭前不宜種樹，謂口字著木為困字，不佳。王曰：「誠然，君亦未宜立於此也。口字著人，豈不成囚字乎？」沈默然。

### 宗舉兒謂月中桂樹不奇

宗定九子舉兒，名學詩，喜讀書，善言辭，六歲而殤。年五歲時，曾偕諸兒戲於庭，一兒指月而言曰：「月中那得有桂樹！」舉兒曰：「汝謂月中桂樹為奇，彼天地間之有樹，亦當奇耶？」

### 王用和謂孔子無眉

王丹麓好客，裙屐紛集。一日，有客謂孔子無鬚，眾詰其說，客曰：「見之《孔叢子》。子思告齊王曰：『先君生無鬚眉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。』故知今像多鬚誤也。」時丹麓子鼎在側，方六歲，應聲曰：「然則孔子亦無眉耶？」客語塞。鼎，字用和。

### 王小能謂風亦畏寒

王丹麓病起畏寒，每當雪夕，輒鍵戶禦風。其第五子小能方五歲，適坐於膝，曰：「大人寒，故畏風，抑知風亦畏寒乎？」王問故，答曰：「風不畏寒，何由喜撲人懷。」

### 吳威卿謂有孤獨連文

吳錦雯有子名鷹，字威卿，幼慧好學。七歲，嘗侍客座，客論詩，謂無孤獨連文者。吳應聲答曰：「孤雲獨去閒，非佳句耶？」一坐驚歎。

### 虞景敏作辭巧文

石門虞景敏，名黃昊，康熙丙午舉於鄉，□歲即善屬文。嘗閱唐柳宗元《乞巧文》而斥其謬，更作《辭巧文》以辨之。

### 高宗謂三藩司皆督撫才

乾隆時，有浙江、山東、甘肅三藩司入覲，同時召對。高宗問：「汝等皆歷任藩司，在任時亦畏督撫否？」東藩對曰：「不畏。」問其故，對曰：「皇上既放督撫，又放藩司，本屬互相糾察，若一味畏懼，不敢爭論，則藩司為虛設矣。」浙藩對曰：「臣公事不畏督撫，私事畏督撫。」問何謂，對曰：「公事，督撫有失，必當爭執，如畏懼默默，必致逢迎遷就；至私事，稍涉營私不公，督撫即當奏劾，安敢不畏。」上以為然。又次，甘藩對曰：「臣甚畏督撫。」上曰：「爾何以獨甚？」對曰：「督撫以下即藩司，屬員視藩司如視督撫，藩司不畏督撫，屬員亦相率不畏藩司。屬員無畏懼心，公事必致棘手，臣不敢不畏。」上亦以為然。次日，召見軍機大臣，謂昨見三藩司，皆督撫才也。未幾，皆擢疆圉。

### 梁相國釋佛之笑

梁相國，即《貳臣傳》中某。國初，父子相繼入樞垣，權勢張甚。高宗南巡時，其子已退老，或以其不法事上聞。會梁迎駕遊大佛寺，至山門前，高宗怒指彌勒佛問曰：「佛見朕笑，於意云何？」梁以佛見佛故笑對。高宗復返顧問曰：「然則見汝亦笑，何歟？」梁免冠頓首曰：「佛笑奴才不成佛耳。」

### 金壽門為齏商解圍

錢塘金壽門客揚州，諸齏商慕其名，競相延致。一日，有某商宴客於平山堂，金首坐，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為觴政。次至某商，苦思未得，眾客將議罰，商曰：「得之矣。柳絮飛來片片紅。」一座譁然，謂其杜撰。金獨曰：「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，引用綦切。」眾請其全篇，金誦之曰：「廿四橋邊廿四風，憑闌猶憶舊江東。夕陽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飛來片片紅。」眾皆服金博洽。其實乃金口占此詩，為某商解圍耳。商大喜，越日以千金餽之。壽門，名農，乾隆丙辰嘗以布衣舉宏博科而不就。

### 杭葦浦有談天口

仁和杭葦浦，名世駿，字大宗。生平博聞強記，口如懸河。時方靈皋以文章負重名，葦浦獨侃侃與辯，靈皋遜避之。袁子才有挽詩云：「橫衝一世談天口，生就千秋數典才。」蓋紀實也。

### 戴姚成微言息爭

戴東原太史與錢籜石宗伯，乾隆中同官京師。錢素不喜戴。一日，錢之鄉人會飲，同館後輩某縱談至於戴，錢力詆之，某與之往復辯論，錢憤，責某詆斥前輩。越翼日，鄉人又會飲，錢與某均在座，有言及錢之同館前輩杭大宗者，頗致不滿，錢和之。某又抗論，錢不懌，因以某言質之末席戴舍人姚成，姚成曰：「小子不敏，於先生所操月旦，實未敢置喙也。所不解者，先生前有一語耳。」錢大愕，詢之，姚成則曰：「先生不嘗以某之排斥前輩為無禮乎？先生之於大宗，亦前輩也，今亦排斥之，宜小子之不解也。」錢乃肅容起立而謝曰：「君言良是。老夫不敏，願安承教。」

### 李復堂題佛像

李復堂蟬、鄭板橋變，書畫皆精絕。復堂嘗為人題觀音大士像云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」或訝其擬於不倫，復堂奇窘。板橋即應聲而言曰：「何不云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」

### 和尚懼內不敢娶

廣州某寺住持僧某，名衲也，平日不事文字，而語言超妙。一日，招集諸名流小飲，座有戲問我輩何人最懼內者，眾未及答，僧亟應曰：「惟老僧最懼內。」眾笑其不倫，僧徐徐而言曰：「惟懼內，故不敢娶耳。」

### 袁子才釋園字

袁子才居金陵，嘗畜一羊，逸入鄰園，食其所種之菜。園叟來告，袁戲叟曰：「汝知園字乎？必築圍而後可。」叟固風雅士也，聞之，亦戲曰：「汝亦知園字內為何字乎？築圍僅能防圍外，不能防圍內也。」袁亦為之絕倒。

### 一朝天子一朝臣

秦殿撰大士嘗侍高宗，一日，高宗偶問曰：「汝果秦檜後人乎？」秦無他言，但對曰：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」

### 梁文莊召對得體

錢塘梁文莊公詩正在政府，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、孫虛船通議灝，皆杭州名宿也。或有以文莊庇護鄉人為言者，一日，高宗召文莊謂之曰：「人言爾庇護同鄉，自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」梁頓首對曰：「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。」時服其有體。

### 熟梅天氣半陰晴

乾隆末，桐城有方、姚二人，同負時望，而議論輒相抵，每因一言，辯駁累日，得他人排解始息，久竟成為慣例。一日，同赴張某家小飲，酒後閒談，偶及時令，方謂黃梅多雨，姚謂黃梅常晴。方曰：「唐詩『黃梅時節家家雨』，子未知耶？」姚曰：「尚有『梅子黃時日日晴』句，子忘之耶？」方怒之以目，姚亦忿忿，張急勸解曰：「二君之言皆當，惜尚忘卻唐詩一句，不然可毋爭矣。」方、姚齊聲問何句，張曰：「『熟梅天氣半陰晴』，非耶？」於是皆大笑。

### 僧問畢秋帆以子日

畢秋帆制軍撫秦，赴任時道經某刹，因往隨喜。一老僧迎入，畢曰：「爾亦知誦經否？」僧答以曾誦。畢曰：「一部《法華經》，得多少阿彌陀佛？」僧曰：「荒庵老衲，深愧鈍根。大人天上文星，作福全陝，自有夙悟，不知一部《四書》，得多少子曰？」畢愕然，深賞之，遂捐俸置田為香火資，並新其寺。

### 某生論金頂

嘉慶初年，釐正品級，凡生員帽頂，必循例用銀而不得用金。河南汲縣某生，以事至縣署，戴金頂，令指其頂而噴其違制。生曰：「生員家貧，無銀，故用銅。若以此為違制，則老父臺已先之矣，何責生員！」令大怒，曰：「吾何嘗違制？」生曰：「按例，老父臺之頂宜照七品例用金，今果金也者，以責生員可也，否則生員不獨任違制之罪也。敢請以頂俾生員驗之。」令語塞。

### 龔寶寶問難

嘉慶中，江蘇詩人龔光瓚以事戍黑龍江，歷任將軍至，皆待以賓禮，不以流人視之也。光瓚有子寶寶，幼慧，嗜讀，年九歲，已畢《五經》，人咸稱之曰聖童，將軍那啟泰常命蒼頭負入節署中說經。寶寶，庶出也，一日，講《易》大義，問將軍曰：「乾為天為父，坤為地為母，天地父母，一而已。我乃一爺而二娘，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？」將軍無以應之，漫曰：「在江蘇為江南地，在黑龍江為塞北地，地雖多，其實一也。若有兩母，將毋同。」寶寶亦漫諾之。

### 某明經謂徐令無規矩

長興縣令徐某初下車，頗鋒利，每收呈，必摘呈中語面詰之，倘所對稍有參差，輕則擲還，重且撲責，其意蓋以示能也。有明經某者，平日把持邑中事，吏胥畏之。令亦知其人，思痛懲之，而未有間。明經亦知令將與己為難。會有事，訟之縣，乃自懷呈往。是日具呈者殆百餘人，吏胥以明經呈置第一，意令出先詰數語，即可縱之去，以免滋事也。俄而令升堂，人皆跪而待命。令見明經呈，即置之末，而每閱一呈，必呼一人前，絮絮問不休，欲令久跪以挫之。明經頗不耐，然尚無隙可乘也。少頃，令摘冠置案上，以手搔髮際。明經見之，即蹶然起。令怒曰：「汝衣冠中人，奈何不知規矩？公堂之上，容汝長立不跪乎？」明經乃以手指其頭曰：「汝先無規矩矣。世豈有不衣冠而臨民之官耶？」言已，掉臂出，令竟無如之何。

### 良相是長麟

某部司官馬某，為長麟所劾。某日，與某中翰等在陶然亭讌敘，縱譚及此，中翰高吟曰：「司中無小馬，堂上有長麟。」蓋譏之也。長突然至，微聞長麟二字，嚴詞致詰。中翰笑曰：「吾輩方以公名作對耳。曰名醫惟扁鵲，良相是長麟。」長始歡然而去。

### 賊詰周燾

嘉、道間有周太守燾者，嘗牧通州，治賊嚴，每獲賊，即斷其腳脛。有一賊，甚強項，謂周曰：「小的雖作賊多年，亦頗知《大清律例》，割腳脛在何條？」周笑曰：「汝言甚是。惟吾亦問汝，三百六〇行，行行喫飯著衣裳，汝為何行？」賊不語，遂割之。

### 孫制府以片言解紛

道光癸未冬，袁安邦任南河中軍副將時，以兵丁鼓譟，稟請河督究辦，而河督不允，遂至齟齬。值江督孫某蒞浦，詢袁曰：「是日演武場中，僅人語喧譁乎，抑有擊鼓者乎？」袁曰：「無鼓聲。」孫笑曰：「鼓者，伐鼓淵淵；譟者，人聲嘈雜。必兼之，乃為鼓譟，此殆非也。」其獄頓息。

### 羅文俊不違天威

羅侍郎文俊有才辯，素短視，尋丈外即茫無所睹。宣宗嘗於召見時笑問：「卿見朕否？」叩首曰：「天威不遠顏咫尺。」蓋羅實一無所見也。

### 康泰直呼縣令姓名

上海庠生康泰，以強索漕規歲千元事被控，上海令許乃大提之到案。康甚辯，許怒，語之曰：「爾既為庠生，當知禮法。爾為何學使所取進？」康期期言曰：「周周周。」許曰：「豈周系英耶？」康遽應曰：「許乃大所言是也。」許怒，拍案曰：「爾何直呼本縣姓名？」康曰：「老父臺可直呼學使姓名，生員自可直呼老父臺姓名。」許大怒，詳請學使斥革衣頂，學使斥不准。

### 錢東平談鋒

長興錢東平布衣，名江，負不羈才，遍讀異書，足跡滿天下。少入京師，上萬言書，言時政，請遷都江寧，廢時文，罷鄉會考試，令各省選錄人才。書上，奉旨嚴逮，遂發烏里雅蘇臺為奴。旋賜環，再入京師，與李文忠公鴻章、何子貞太史紹基友善。未幾，粵寇洪秀全陷鄂城，東平星夜往奔。洪一見器之，令掌機要。上書勸洪直趨京師，洪不聽，逕取江寧，遂棄洪而逃。乃謁曾文正公國藩，聞者延入，文正雅重其名，降階迎之，握手入中堂。東平岸然，拱手就坐，與文正論海內大局及安危所繫，縱橫辯論，索筆繪圖，指陳得失。文正唯唯，不敢稍阻其談鋒也。

### 沈文定為股譜經飾辭

吳江沈文定公桂芬直軍機時，對於宦京鄉人，每極意周旋之。股譜經侍郎方行走南書房，遇文定，岸然以鄉先輩自居，文定恆下之。侍郎性峭直，出言不顧忌諱，文定時彌縫之。一日，待漏朝房，百司咸集，有某大臣詢侍郎曰：「聞聖躬違和，果何症也？」侍郎遽噴然曰：「小兒好色所致也。」文定聞言大驚，幸侍郎語時微帶吳音，故聞者不甚了了，文定遂亟以京語從容顧侍郎曰：「老前輩所云，非宵衣旰食所致也歟？」於是聞者釋然。蓋京語宵衣旰食四字，其昔與小兒好色本絕相似，故遂無覺者。

### 金安清口若懸河

同治初元，秀水金安清以兩淮鹽運使褫職，乃遊說於湘淮軍諸帥，求起用。七謁曾文正，不見。文正語人曰：「我不敢見也。此人口若懸河，江南財政瞭如指掌，一見必為所動，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之為愈也。」同治壬申，遂從金說，得增淮南票鹽八萬。曾忠襄撫某省時，金往說之，大為所惑，專摺奏保請起用，大受申斥。文正聞之，歎曰：「老九幾為其所累矣。」久之，鬱鬱死。

### 孝哲后為穆宗爭立嗣

孝哲后與穆宗伉儷甚篤，而不得於孝欽后。穆宗病革時，本擬令貝勒載灃承大統，孝哲亦以為然。及李文正公鴻藻洩其事於孝欽，孝欽震怒。穆宗崩，孝欽議立德宗，后復爭之，謂不可使大行皇帝無後。孝欽曰：「有相予得佳婦者，大行皇帝有後久矣。」意蓋謂后無出也。后頓首曰：「兒德薄，負先帝恩，萬死莫辭。然後宮某氏已有身，宗社有靈，或誕降皇儲以承丕緒也。」孝欽曰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且能預卜其所生為男耶？」后曰：「請先立賢王監國以待之，所生果女，然後即真，似未晚也。」孝欽怒后曉辯，厲聲曰：「此事有余暨慈安后主之，安有汝置喙地！再多言，當論死。」慈安后，即孝貞后也。后素和婉，事兩宮有禮，是日忽憤不可忍，泣而言曰：「死從先帝，兒之志也。兒以皇嗣未定，故隱忍須臾耳，今已矣。然兒死尚能自大清門出者，則請為先帝立後，固兒之分所當言，安能以是為兒罪耶？」孝欽大怒曰：「汝謂我死不能自大清門出耶？」立呼內監批后頰。孝貞力為之請，始叱后退。后遂絕粒。久而未絕，卒乃服碎磁屑而崩。奉安時，孝欽憾其前言，欲使后金棺自便門出，孝貞曰：「我朝家法，后崩，金棺必出大清門，歷代相承，不可改也。」孝欽默然，乃止。惟后所言後宮有身者，竟不知所終。

### 彼此以何相詰

朱九江有猶子，酷嗜錢，一日，九江謂之曰：「錢之為物，有何佳處，汝顧愛之若是？」猶子者亦質問九江曰：「錢之為物，有何不佳處，叔顧不愛之若是？」

桂林清議絕可畏。況東橋所居，距其弟夔笙太守周頤之廬不數武。某日嚮夕，詣兄，值盛暑，未易長衣，甫出門，遇一友，遽訶太守曰：「汝何故著短衣出門？」太守亦笑詰之曰：「汝何故著長衣出門？」

### 左文襄後辨

左文襄大拜，至翰林院受職。諸翰林意存蔑視，文襄危坐清祕堂中，曰：「適從何來，遽集於此？」諸翰林肅然起敬。已而讀書匾額，文襄大喜，謂：「諸君皆擅長八法，今乃推一羸鄙武夫作此，足徵引重之心，遂有人學蒙童乍臨影帖為塾師所激賞動筆加圈之樂。」諸翰林皆服其後辨。蓋左以舉人補賞檢討，為入閣地也。既官東閣，往往一人在室中搖首自語曰：「東閣大學士，東閣大學士。」

### 王惟清謂舉人尚

左文襄以孝廉從軍，立躋通顯，居嘗高自期許，以為秀才能任天下，布衣可佐王業，雅不欲以甲科中人為評隲之定鑑，此蓋有所激而然也。光緒甲申法越之役，帥軍由江蘇至福建，道次九江，官吏呈刺謁見，左視九江道履歷，乃進士出身，未延見，僅傳見九江府。繼而德化等縣皆進士出身，不得已，皆見之。後有同知王惟清，以舉人需次者，持刺來見，左視之若大賓，肅衣延之入，即納之上座，於後謁者概令謝絕。候轅諸人疑之，密賄持帖者探左意。未幾，東房人云：左見惟清時，頗謙抑，進茶後，問惟清出身，惟清以舉人對。左問舉人與進士孰尚，惟清曰：「舉人尚。」文襄佯示疑訝，詰之，惟清正對曰：「凡人作秀才時，僅經營於八股試帖，以外無暇他及。通籍後，又有大考試差，紛糾於內，不得不於小楷詩賦昕夜研攻，猶必出習世故，奔走於酬酢應答之間。惟至鄉榜告捷，胸襟始展，志氣甫宏，經世文章，政治沿革，乃稍稍有暇究治焉。幸而出仕，及膺任顯要，皆其平日所營治者，尚得有尸位諛耶？故卑職竊謂舉人尚。」文襄拍案叫絕，稱是者久之，曰：「一篇好議論，今何幸聞之！足下在晚近中，真不愧為佼佼矣。」語畢，送惟清出，時道府方站班，文襄顧左右曰：「此間好官，僅一王丞，奈何使之屈抑如此？」道府聳然受教。文襄行後，道府問惟清與文襄感洽之故，惟清詳述之，與閩人所道同。

### 陳樹屏善解紛

張文襄督鄂時，與撫軍譚繼洵意見不合，遇事多齟齬。一日公宴，集黃鶴樓，賓主酬酢，咸有酒意。座客某詢及漢水江面之廣狹，譚答以五里三分，曾見某書。張沈思有頃，乃顧客而言曰：「其言不實。實廣七里三分，有某某書可考。」譚不屈，仍爭為五里三分，互爭執不相讓。張、譚盛氣之下，急欲一競勝負，然又無所取決。張乃遣弁飛騎召江夏縣，時知縣事者為望江陳樹屏，名進士也，聞召，亟肅衣冠飛騎往。比至，甫入門，未及開言，張、譚皆同聲問曰：「君知江夏縣事，漢水在汝轄境，亦知江面七里三分乎，抑五里三分乎？」陳應聲曰：「江面水漲，即廣至七里三分；水落，即狹至五里三分。制軍就水漲言之，中丞所言，就水落言之也，知縣以為皆無訛。」張、譚聞之，皆大笑，爭乃解。

### 康廣仁辨才無礙

南海康廣仁為有為胞弟，辨才無礙，每申駁議，層出不窮，譚嗣同輩咸畏服之。有封事，廣仁直達黼座，德宗即與之計畫，他人不知也。光緒戊戌被難，由京師廣仁善堂收殮，葬於義塚，南海會館為立一碑，無字。庚子聯軍入京，始有人鐫字其上，曰「南海康廣仁之墓」。後以沈蓋之力，始返其骨於故鄉。

### 李文忠拒革命

光緒庚子，拳匪亂畿輔，八國聯軍踵至，南北隔閡，舉國不統一，勢岌岌如累卵。時李文忠自粵至滬，寓劉學詢家之滄洲別墅。革命黨將於沿江起事，因舉某某二人往說文忠，意將推為首領。文忠若已早知某某來意者，立延見之，方通姓名，遽曰：「君等欲稱兵乎？惜我年老，不能相助。亦恨君等遲生五十年，當時不能助我也。」其言明亮痛快，使人更不能再進一語。某乃詢兵事利鈍，文忠曰：「我國用兵，本無奧妙，亦惟一闕而已。」言時，舉手作闕勢，復續言曰：「闕得過去即勝，勝即成事。」言至此，仰屋大笑，拄杖起立矣。

### 偷兒自稱劉坤一

光緒中，劉忠誠公坤一任兩江總督時，一夕，署中獲一偷兒，親鞫之，詢姓名，偷兒曰：「小的姓劉，名坤一。」劉拍案曰：「豈有劉坤一而作賊者乎！」偷兒順口改曰：「小的本不作賊，實為差役誤拘。」劉曰：「然則何為暮夜入署中？」偷兒曰：「大人與小的姓名偶同，竊欲一覘大人顏色耳。」時有幕友某在旁，謂宜改名劉坤二，偷兒頷首曰：「小的與大人，本一而二、二而一者也，賜名坤二，亦何妨！」劉服其辯，笑而釋之。

#### 錢念劬論請安

歸安錢念劬，名恂，嘗以道員需次江蘇，每見司道，輒隨俗請安。或以奴性譏之，錢笑曰：「人之一身，手在上，足在下，手尊而足賤，若輩敢受我長揖乎？不如以足與之行禮，但彎腿而已可也。」

#### 王文勤設辭拒人

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在樞垣時，有浙人某以知縣引見，將出京，謁王，丐八行書，以介紹於當道，王曰：「如君之才，必為上游所賞，老朽之言不足增重也。」某無辭而退。又有謀出洋隨員，乞其言於駐美公使者，王曰：「出洋路險，中途若有疏虞，若家中人轉而詰我，我將何以復之？敢謝不敏。」

#### 張氏女慷慨陳說

湖北張氏女有幹才，已嫁而孀矣。其父仕於閩，為縣令，資財巨萬，惟挾二妾以從，棄妻於家不顧也。族人咸不平，慫恿其妻，使如閩，辭無資，則為釀資，又懼不禮於夫，女乃曰：「母無懼，我侍母以行，然須具來往之資，合則留，不合則返耳。」於是母女俱如閩，未至其所三□里，使人以告。父聞妻至，將不納，聞女與俱至，始大具車徒迎之。既至，果相安。居數月，女辭欲返，母留之，女曰：「家有尊長，豈能居此長奉母乎！」母泣曰：「汝在，故我無苦；汝去，彼將魚肉我矣。吾從汝歸耳。」遂與俱返。其後，父以賊敗，詔下原籍，簿錄其家財。縣官奉檄至門，母皇恐伏灶下，餘人悉走匿。女盛服出見縣官，言父平時棄母不顧狀，且曰：「父盛時，母不同其樂；今父敗，母豈得同其憂。請公入視，如有銖金寸錦之儲，甘受隱匿之罪。」聲情慷慨，縣官為之動容。入視之，破屋數椽，疏帳縹緲而已，歎曰：「誠如汝言，誠如汝言。」遂去。

#### 董成妻善遣張姓女

董成，山東人，少無行，以博負債，潛逃至京師，傭於某商店。性伶俐，能得主人歡。主人與某王交，王時至商店，拂巾瀹茗，皆令成充其役，便捷機巧，無不如意。王悅之，與主人商，召之邸，供雜役。謹慎將事，與人無忤，邸中上下，無不交口稱成，王因委以管鑰焉。邸側有張姓者，養一女，年與成相若，而貧，以□指自給。成時以縫紉事至其家，漸與女狎，女父母知之，亦不之拒。越二年，王以成樸實，賜以邸中婢，且為治外宅。婢頗慧，口齒伶俐，為成治家政，毫釐無所失。以是成無餘資復贖女家，張之門絕成跡者數月。女漸聞成納婢事，與母計，欲覓成，母曰：「吾家以貧故，得成贍助，賴以免凍餒，彼已成家，諒無兼顧力。且渠妻為貴人婢，與之爭，必不勝，子安之可也。」女曰：「否，渠與兒有前約，寒盟不可。」遂偕往。抵門，值成出，婢邀入室，詢家族，女母始敘來意，並言送女來，無再返理。婢曰：「茲事顛末，予概不知。既有前盟，而渠背之，誠為非是。但予係貴人賜，而彼無家產，居室飲食惟主人是求，多一人尚虞不給，寧容有二乎？況汝年方少艾，私約無人知，宜及此時別覓佳婿，願三思之。」女曰：「予所以蒙羞而來者，以息壤在前，已如傾出之水不可復收耳。苟相愛，奴婢犬馬皆所不辭；若不見納，請即以頸血濺汝身。」婢笑謂之曰：「勿爾，鴻毛之死，智者所羞，況戕生於此，穢名益彰。」復為之畫策曰：「渠執役數年，識人頗夥，汝可認予作義妹，姊為擇一俊婿，奩費予為代辦，即二老亦得娛天年，妹以為何如？」女沉思良久而歸。數月後，為女介紹一山西賈人子，悉出所蓄為購奩具。屆期，以鼓樂迎，女登車去，成與婢相處以終。

#### 氏有子姑有孫

某姓姑婦孀居，家僅中資，姑欲為己嗣子，婦亦欲為己嗣子。族黨中有助姑者，有助婦者，嗶嗶紛爭，竟至涉訟，久仍不決。婦特投一老訟師，欲求必勝，訟師曰：「易事耳。」遂為擬一詞，中有句云：「為姑立嗣，姑有子而氏無夫；為氏立嗣，氏有子則姑有孫矣。」問官閱此數語，乃判令族黨為婦立嗣。

#### 崔李辨難

崔、李為六朝著姓，有崔鴻者，字初民，李元者，字赤萌，居同里，學同師，而少相狎也。一日，李訪崔，坐定，談謔間作，李嘲崔曰：「君名鴻而字初民，初民即原人，產生於鴻濛甫闢之時代，野蠻二字之徽號殆難免矣。」崔曰：「君既目我為原人，則我為人之鼻祖，君獨非我之雲仍乎？君以元為名，以赤萌為字，赤萌者，赤子之萌芽，即精蟲也。精蟲一名生原，原與元音同。【精蟲體甚小，為蝌蚪形，行動活潑如蟲，在男性生殖器之精液中，故名。須用五六百倍的顯微鏡始能見之，與女性生殖器所生之卵珠同為生殖之原。】況元龜為古之寶物，見於《詩》，龜又嘗被老桑稱為元緒，《述異記》曾載之，元之時義大矣哉。」李曰：「元者始也，凡數之始，多曰元，如元年、元月、元日是也。又善也，子元元，民之類善，故曰元，則見於《國語》。吾名之元，元氣之元也。《白虎通》曰：『地者元氣所生，萬物之祖也。』又道教之神曰元始天尊，晁氏《讀書志》嘗紀之也。且吾即為精蟲，則人類皆吾所化生，君亦託始於吾也。」崔曰：「君休矣，精蟲尚未成人，豈能齒於人類耶！」